

63832

基

第92

山西地方戏曲资料

传统剧目彙编

第一集

(蒲州梆子)

山西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研究室编

編 印 說 明

我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四大梆子戏；落子、郢鄂戏；古老的锣鼓杂戏、赛赛、耍孩儿戏；各种道情；各种秧歌；木偶皮影戏；二人台、小花戏等民间歌午小戏，总计不下三十几种。至于剧目，更其丰富，仅就调查所知，已有四千余出。有的豪爽奔放，善于謳歌英雄俊杰，朝代史实；有的细致婉婉，长于表现爱情故事与家庭生活。尤其是某些古老戏曲，在剧目上，表演上，都有它们独特的一套。是我们现在舞台上所見不到的。对戏曲事业来说，很有研究价值。

这是祖国戏曲传统艺术宝库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近几年来我们发掘记录了一千三百余种。这些剧目，精华虽多，其中也有不少糟粕，对整理加工，也非少数人朝夕之力可以办到的。为了保存这批剧目的原始面目，供更多的戏曲工作者爱好者研究整理，特先按照剧种分类，把原本繼續印成资料。

按照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戏曲改革工作中，对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也是极为重要的部份。在过去我们有一些成功的改编本，但也发生过不少在整理改编中的混乱现象。我们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形：常有“某某剧本的改编本”在舞台上出现或要求出版。这本来是好事情。但这种所谓“改编本”一經与原来核对，往往发现那不过是誊写一遍，頂多是窜改几个字或更易数語，根本看不出加工整理的痕迹。这并不要紧。可是这种所谓“改编本”一經出现，似乎别人就无权再对他进行加工了，否則，就可能被指为剽窃，引起无謂的糾紛。也有些同志有志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竟因手头无原本参考而无法动手。实在說，改编作品，也不一定个个准能改编成的，我们編印了这些资料以后，可以动员更多的人，根据自己不同的見解，分头改编整理。现在整理不好的，将来

有人有了独到見解的，也还可以为原作的依据，总之，我們希望大家动手，共同搞好剧改工作。

本書既然是古典地方戏曲資料性的印刷品，我們在編輯工作中，选稿标准，并未強調它的政治性和艺术的完全統一，而是选择了流行較广泛群众較欢迎的尽先付印。而且为了保存原剧本的本来面目，付印时只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糾正了一些錯別字及不通的詞句。但是，这些剧本都是以流行的舞台演出本名老艺人的口述为根据的。它經過各个剧团在舞台上的长期演出，各个有才华的艺人都~~不免~~根据自己的經驗賦予了一定的艺术創造，丰富或改編了这些作品，因此，同一剧本，虽大同小异，又互有短长。我們的水平有限、取舍之間难免失当。我們誠懇地希望得到指正或补遺。

山西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研究室。

1959年4月1日

目 录

11	盘陀山.....	(3)
6	紅梅閣.....	(~71)
23	麟骨床.....	(131)
15	瑞罗帐.....	(201)
11	乾坤圖.....	(261)
18	意中緣.....	(325)
2	十五貫.....	(387)
4	火攻計.....	(443)

剧 情 說 明

宋时，晋阳龙山里有一人复姓澹台名勉，乐善好施。老而无子，以侄宗利为嗣。宗利終日浪蕩閑游，不务正业。澹台勉則篤信佛法，一意向善。

福帝星君察得澹台勉及其繼室雷氏兰娘身有灾难。乃下凡間将救护澹台夫妻之事托于痴道人化吉、醉太保呈祥去作料理。

澹台勉往盘陀山进香，途中被盜拦截，索白銀五百两取贖。澹台勉命蒼头荣恩回家去取，澹宗利靳而弗与，并斥責荣恩是来撒謊騙銀。荣恩无奈，去求痴道人設法打救，痴道人令其轉求醉太保，始救澹台勉得脫于难。澹台勉至盘陀山后，决意出家修行，就在山寺內当了住持。

雷氏兰娘身怀有孕，澹宗利深恐雷氏生有子嗣自己不能繼承家产，乃騙哄雷氏至土地庙中，意图杀害，被醉太保惊动，仓惶走去。醉太保引雷氏至其家中，雷氏即产生一子。幸得醉太保妻用心照拂，母子安全无恙。

澹宗利探知雷氏生子，就买嘱賭友龙代装作乞儿去醉太保家将小儿偷回，并命龙代抛在河內。龙代不忍，設計递与痴道人，痴道人則将小儿放置于蒙山霽来仙亭上观音大士的供桌下面。

河北总督安世辰，道經蒙山霽，向观音大士焚香求子，忽聞小儿啼哭声，遂抱养为己子。取名安繼祖。雷氏失子后，控路喊冤，安世辰問明情由，允予設法查究，并收雷氏为乳母，撫育幼儿。

安繼祖年十七，得中武魁。值辽人內侵，繼祖代父出馬迎敌，为辽将葛里敖所擒，忽閃上一少年將軍杀退辽兵，救回安繼祖。此少年將軍实系鄭善公主李飞雪，女扮男装前往盘陀山进香，路行过此，打救了安公子。

辽将葛里敖，派兵围定盘陀山，揚言若不将李飞雪送下山来，

就要放火烧山。安繼祖在回營途中又被辽兵冲杀，乃化装为卖烟人混过辽营到盘陀山与李飞雪报信，并计划与她合力杀敌。

鄯善国王李瀛中（原为安世辰部将，后驅逐鄯善国主，自立为王）不見女儿回国，領兵前来探听。安世辰不見其子回营，領兵前来接应。李瀛中与安世辰相遇，各道契闊。二兵合一，大战辽兵。李飞雪、安繼祖趁势杀下山来，辽兵敗走。

安世辰大敗辽兵后，举家到盘陀山答謝神灵。适遇痴道人、醉太保、龙代和众香客亦到此进香。雷氏与澹台勉相認，說起十七年前产生小儿被偷情由，不胜悲慟。繼經痴道人、醉太保、龙代說明往事，安世辰始知其所撫养之子，即雷氏亲生之子。澹台勉感其撫育之恩，将安繼祖改名澹台繼安，兼祧兩門宗祀。

盘 陀 山

第 一 場

〔澹台勉上。〕

澹台勉：（念）皈依佛法，存心向善。

我老汉澹台勉。本是晋阳龙山里人氏。日每好善，乏子无后，由远房收来一侄，名叫澹宗利，每日浪蕩胡游，到后来終身是靠他不住的！我命蒼头大街去喚貧人，我要舍衣、舍飯。喚出蒼头，問个明白。蒼头哪里？

〔家院上。〕

家 院：（念）主人待咱恩义厚，
虽作蒼头不为奴。

参见員外。

澹台勉：少礼。命你喚那貧穷人，他曾来齐？

家 院：倒也来齐。

澹台勉：命他一同进来。

家 院：一同进来！

〔甲、乙、丙上。〕

众 ； 員外在哪里，員外在……員外在上，貧穷人叩拜。（干科）

多多謝你大施主，哀怜貧穷把衣贈。

多福多寿多男子，曰富曰貴曰康宁。

澹台勉：站起来。

众 ； 員外恩寬。

澹台勉：你們可曾来齐？

众：倒也来齐。

澹台勉：蒼头，与他們取衣服来。（院子取衣介）

家院：衣服到。

丙：待我学生先取来一件。

甲乙：慢着。員外还没吩咐哩。

丙：領教。

甲乙：施教。

丙：請問員外，这衣服怎样拿法？

澹台勉：一人一件，不許乱搶。

家院：每人一件，不許乱搶。

丙：对！每人一件，不許乱搶。

甲乙：一人一件。（取衣下）

丙：我說有我学生一件，到底是有我学生一件，你們何必忙乎？这件衣服其短也乎。身旁寒冷穿之乎。此衣服領在哪里，袖在何处？哈哈，原是一腰布紧裙儿。求得这件衣服，只有下半截，而无上半截，将何以御寒乎。原物奉璧，另当再施。

澹台勉：原是一腰布紧裙儿。

丙：然也。

澹台勉：蒼头，与他另取一件来。

家院：是。員外，无有了。

澹台勉：兄台，无有了。

丙：找得学生前来領衣，怎样才无有了？

澹台勉：兄台，当真无有了。

丙：无有了？无有了罢了，学生就此走去。好寒冷也！

澹台勉：兄台莫走回来。看老朽这件衣服，你可穿得？

丙：我学生承惠，跪而受之。

澹台勉：站起来。

家院：我員外这件衣服贈你，只是便宜你了。

丙：后来必有应驗。

家院：出去了吧！（下）

丙：此衣服不必穿，袖儿藏之乎。

（澹宗利上。）

澹宗利：（念）日每纏身在粥場，

真乃无事寻事忙。

哎，这是我伯伯一件衣服，你为何拿去？

丙：我学生方才承惠受者，你何必粗气对我乎？

澹宗利：你莫要走，我要問。

丙：好。請。你今天又是生事也乎？

澹宗利：伯伯，那是你的一件衣服，为何教他人拿去？

澹台勉：我方才贈送他的。

丙：兄台，看是如何？

澹宗利：不是。观見你进的門来，头戴飘带巾，身穿綢海青。为何混在其中前来領衣？

丙：吾兄有所不知，学生方才进的門来，原有一件足以当寒也。

澹宗利：我問如今？

丙：如今有了这件，穿之可以取暖也。

澹宗利：你莫要謔，拿的去吧。

丙：学生岂作偷竊之人乎。

澹宗利：你出去了吧！

丙：詩文体面，岂能任尔奚落乎？

澹宗利：你走开吧！（推丙出門）

丙：这才是为衣而受此大辱。真乃小人之見。不作計較。怪事也者哉乎。呵吓吓，身旁寒冷，不免穿之乎也。（下）

澹宗利：侄儿拜揖。

澹台勉：少礼。命你大街舍飯，可有人吃？

澹宗利：怎样无有人吃。夜晚四十名灶头，造下四十八缸米粥，吃的米也沒啦，面也沒啦，回禀伯伯得知。

澹台勉：明日多帶些前去。

澹宗利：侄儿遵命。

（念）只顧行善把飯放，
誠恐他年受飢荒。（下）

澹台勉：（念）只要來年田苗廣，
我今濟貧有何妨。（下）

第 二 場

〔神童引福星上。〕

福 星：（念）吾本天上福星君，
五百年前一佛身。
日每天空來游轉，
查看凡間行善人。

吾，觀地星君。今天臘月二十三日，眾主神上天復位。一眼觀到，澹陽龍山里，有一人復姓澹台名勉，陰積善果。他今有難，吾當下凡保護與他。眾神童，各駕祥雲，同下凡塵去者。（同下）

第 三 場

〔醉太保上。〕

醉太保：（干科）太保口中叫，
酒醉樂逍遙。
腰中隨帶一香包，
手把木魚叮當敲。

我乃太保呈祥。今天臘月二十三日，諸神上天復位。這個言道太保去我家念念灶經，我有祭灶攤子給你吃，一連吃了四五家。吃的醺醺大醉，到在哪里睡一睡方好。來此已是來仙亭，來仙亭。上亭子走走。上得亭來，一无蘆席，二无拜

毡，怎么睡法？倒地眠了。（丑介）

〔痴道人上。〕

痴道人：（干科）青巾头上包，

经文全不晓。

站在人前哈哈笑，

手把木鱼叮当敲。

我乃痴道人化吉。今天腊月二十三日，诸神上天复位。这个言道痴道去到我家念念灶经，我有祭灶摊子给你吃，一这吃了四五家，吃的膨膨胀胀，到在哪里睡睡方好。来此已是来仙亭，来仙亭。上亭子走走。哈哈：上得亭来，那壁厢睡着一人，头上戴个护面皮，好象酒醉躺倒在地。莫要睬他，倒地睡死了。（睡介）

〔福星上。〕

福星：吾，福地星君。只因晋阳龙山里有一澹台长者，阴积善果。他今有难，下凡保护与他。说说话话，来此已是来仙亭，来仙亭。上亭子走走。上得亭来，见睡二人，一名化吉，一名呈祥。澹台长者之事，托与他二人料理。二人醒乎，醒乎！

醉太保：吃了几杯糟酒就睡倒了。

福星：啊咳！

醉太保：还有一人。原来是一位师傅。师傅稽首。

福星：稽首。

醉太保：稽首。师傅何来？

福星：念贫道可！

醉太保：我们愿闻其详。

福星：（唱）念贫道出家人海外游遨，
吃松子饮泉水渴解飢疗。
相逢的尽都是仙花异草，

到哪里到哪里便是臥巢。

醉太保：我二人爱吃酒，誠恐不能吃醉到头。煩勞師傅指点一二。

痴道人：不妨。貧道隨身帶有两个牌兒，賜与你二人，各帶一个，管保你吃醉到头。（痴道人、醉太保接牌）

痴道人：師傅，上边写着“要問逢凶化吉”是何說也？

福星：你名叫化吉，有人有事要問与你，你随他去作，便是祥瑞的。

痴道人：当一个人要杀人，我說你把他杀了，那也是个祥瑞的？

福星：事莫妄为。

痴道人：拜謝師傅。

醉太保：師傅，上边写着“来求遇难呈祥”是何說起？

福星：你名叫呈祥，有人有事来求与你，你随他去作，皆是吉祥的。

醉太保：哎，当一个人要死，我就替他死去，那也是个吉祥的？

福星：事莫妄为。

醉太保：拜謝師傅。

痴道人：拜謝師傅。

福星：貧道去了。正是：

（念） 打开乾坤鏡一照，
免得人在难中行。吓！（下）

痴道人：師傅走去了。

醉太保：你項上帶个牌兒。

痴道人：你項上也帶个牌兒。

醉太保：上边写的花里胡哨。

痴道人：莫教他騙了咱們。

醉太保：你我赶上前去。

〔卖餅人上。〕

卖餅人：（念） 家貧无生計，

卖餅作生涯。

卖餅哩！

痴道人：嘟嘟呋！我說我痴，你比我还痴。

醉太保：嘟嘟呋！我說我醉，你比我还醉。

痴道人：数九寒天，卖的什么饼？

醉太保：十冬腊月，卖的什么饼？

卖饼人：出的門来，好不吉利！咳，你二人講說此話，敢則是在作梦？

醉太保：今天甚么日干了。

卖饼人：六月六日了。

醉太保：沒多睡，就半年过哉了。怪道我身上暖和和的。你莫要呕
暴，你这餅被一个人买去。

卖饼人：被你二人說破，哪里还有人要？

〔内声：卖饼的上这壁厢来！〕

卖饼人：要多少？

〔内声：一伙要。〕

醉太保：看事如何？

卖饼人：倒被你二人猜着了。卖完这盘餅，致敬你二人。

醉太保：我二人不扰。

卖饼人：来了来了，好紅火的买卖呀！（下）

痴道人：轉眼之間，半年过了。

醉太保：你来看，这是个来仙亭，仙家来往之地。

痴道人：你我就錯了。

醉太保：怎么錯了？

痴道人：早知他是神仙，你我随他去作两天神仙方好。

醉太保：咱們这人作他不来。

（念）酒醉交好运。

痴道人：（念）醒来遇仙人。（同下）

第 四 場

〔澹台勉、雷氏、家院、澹宗利上。〕

澹台勉：（念）善惡終有報。

雷氏：（念）莫道天無知。

澹宗利：（念）要知前世因。

家院：（念）今生受者是。

澹宗利：侄兒拜揖。

澹台勉：少禮。

澹宗利：伯伯，盤陀山進香，就該早日啟程。

家院：員外，盤陀山進香，還去也不去？

澹台勉：哪有不去之理。

家院：員外，你看今春風雪甚猛，莫若老奴我說，來春再去。

澹台勉：蒼頭，誠恐我沿路以上連累與你，莫若我說，你不去方好。

家院：員外偌大年紀出門，老奴理應相隨。

澹台勉：前庭等候。

澹宗利：侄兒前庭候送。

家院：大官人，員外盤陀山進香，你不攔擋，反着他出門。

澹宗利：我伯伯盤陀山進香，那是個好事，我豈肯阻擋他的善念？

家院：好事你為何不去？

澹宗利：我去，誠恐那里無有好女客，如有好女客，我走不動，我就是這樣爬、爬、爬，爬上山去，啥個子我去！（下）

家院：竟是那樣的人！

雷氏：員外還有什麼囑托無有？

澹台勉：這是庫房門鑰，交付與你，你我拜別了。

雷氏：員外一路保重。

澹台勉：彌陀佛！（同下）

第五場

〔關大道上。〕

關大道：（唱）自幼兒父母亡身受孤寡，
全凭着畜虫鳥養身顧家。

明知曉害生靈有傷德化，
貧窮人丟不下這個生涯。

〔澹台勉、家院上。〕

澹台勉：（唱）正行走我這裡用目細腰，
哪壁廂有一人叫嚷喳喳。

蒼頭，那是幹什麼的？

家院：那是個畜鳥的。

澹台勉：畜鳥兄請來見禮。

关大道：還禮。

澹台勉：兄台，你畜的是什麼鳥？

关大道：我畜的是鳥老鴉、白頭公、毛鴿子。

澹台勉：你是賣錢哩，還是玩耍哩？

关大道：我是賣錢的。

澹台勉：原是個好利的。

家院：是個愛利的。

澹台勉：兄台，你將它放了。

关大道：我畜這一籠鳥，要賣三百文銅錢，我豈能白放了它！

澹台勉：兄台，你將它放了，我與你三百文銅錢。

关大道：怎麼，你與我三百文銅錢？

澹台勉：正是。

关大道：講話不必改口。

澹台勉：你看我老漢偌大年紀，講話豈能改口！

关大道：只要你給錢，放它有何難。（對鳥介）得了生命了！

澹台勉：彌陀佛。

关大道：來，錢來！

澹台勉：你可能改藝？

关大道：改日，方才說與我現的，怎麼說改日着？

澹台勉：一句話解他不开。蒼頭與他說個明白。

家院：兄台，我員外命你弃行改藝，亦非改日。

关大道：弃行改藝！倒也能改，作買賣沒有本錢。

澹台勉：你若能奔行改艺，我给你三两银子。

关大道：谢过大财主。

澹台勉：蒼头，与他取银子。

关大道：你那是怎样？

澹台勉：与你取银子。

关大道：中途路上不可露白。

澹台勉：在理。

关大道：請問員外哪里人氏，高名上姓，今欲何往？

澹台勉：复姓澹台名勉，晋阳龙山里人氏。盘陀山与神进香的。

关大道：原是一善男子，請来見礼。

澹台勉：还礼。兄台高名上姓？

关大道：区区名关大道。

澹台勉：失認。

关大道：好說。請問員外，可曾用过早膳？

澹台勉：未曾用过早膳。

关大道：如其不然，去到我家，用了早膳，再好攬路。

澹台勉：你家今在哪里？

关大道：前边不远就是。

澹台勉：如此，兄台領路。

关大道：隨上。

（唱）你是个善男子真正不假，
咱三人也算是前世緣法。

澹台勉：兄台走里嗎？

关大道：到了。請进。（同进門）来到我家里，放下鳥籠，卸了帽圈，从头見礼。

澹台勉：方才見過礼了。

关大道：礼多人不怪。来到我家，没有什么罕稀之物奉敬員外。

澹台勉：家常者就好。

关大道：有了。家中还有几个毛鷄子，待我爆炒爆炒，奉敬員外。

家 院：兄台，我員外盘陀山与神进香，是个善男子，不动葷。

关大道：善男子不动葷，这就难了。

澹台勉：哎！弥陀佛。

关大道：有了。我去到田野地上，挑上几苗野菜，用生盐捏一捏，
奉敬員外，看这如何？

澹台勉：倒也可通。

关大道：員外你看我家里可！

澹台勉：清雅所在。

关大道：（唱）枣茨窩草茅庵員外笑話，
貧穷家不过是淡飯粗茶。（下）

澹台勉：（唱）真來是忠厚人不作虛假，
弃了行改了艺必享榮華。（同下）

第 六 場

〔花小保追虎上。〕

花小保：（唱）見孽畜不由我七窍冒火，
三两拳管教他命見閻羅。（按虎在地打介）

〔澹台勉、家院上。〕

澹台勉：（唱）眼看得日过午腹中飢餓，
我主仆來至在荒郊山坡。

蒼頭，那是个干什么的？

家 院：待我看过。那是个打虎的。

澹台勉：（趨前）兄台，你把它放了。

花小保：二位你好呆也。咱家花小保，每日深山打虎，来来来，帮
咱家一拳，打死这个孽畜。

澹台勉：兄台，你将它放了，我贈你五两銀子。

家 院：哎呀員外，虎乃是傷人之物。买虎放生，教它傷人不咸？

澹台勉：蝎螫虎咬，乃当日之灾。你莫要阻我的善念。

家 院：放不得。